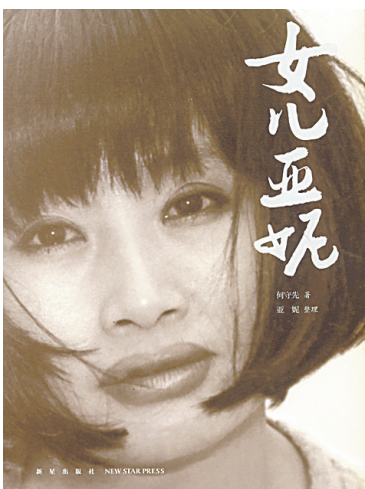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味书屋

深情最是舐犊时

——评《女儿亚妮》



汤丹文

春节摆在案头的是何守先著、亚妮整理的《女儿亚妮》。何守先是《宁波日报》复刊后的第一任总编辑，女儿何亚妮则是浙江卫视的节目主持人。正因为这种接近性带来的好奇，让我几乎在一天时间里读完了这本书。

进报社快30年了，尽管没有跟何总有太多交集，只是在老报人的评报会上，见识过他的率真与耿直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以前的他应该是一位严厉的老总，但与一些报社前辈谈起一些逸事，得知这位严厉的老总却是能者为记者“挑担”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记者没犯原则性错误。

本书是何守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就的。10多万字的随笔，记载着女儿亚妮的生活经历和闯荡

故事。亚妮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才发现这部文稿，手写的稿纸用黑色铁夹子夹着，发黄的封面上是几个工整的钢笔字：“女儿亚妮”。落款是2008年夏末。

亚妮，许多人不会陌生，她曾经是浙江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，其人生特立独行、高潮迭起。她学戏曲出身，也学过画画，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，拜名导苏里为师，演过电影，当过女主角。进入电视台后，不出意外地成为制片人、导演和主持人。2000年，浙江卫视首次开设以她个人名字命名的开播纪实类访谈类节目《亚妮专访》，播出长达10年，成为浙江卫视标杆性文化栏目。近几年，这位“奇女子”把生命与太行山一群体行走间的说唱歌手艺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独立制片、编剧、导演纪录片《没眼人》《活着》《死去》，已历时10年。所谓“不成魔、不成活”，亚妮为拍片不惜倾家荡产，至今还在进行。

作为早年参加革命、从山里走来的老报人，父亲何守先深深地影响着亚妮。何守先曾经给子女说过三句话，亚妮把它们当作家训铭记着：第一句话，对知识负责，对生命负责；第二句话，路靠自己走；第三句话，任何时候都要记得，你们是山里人的后代。亚妮是实实在在地实践着这些家训，一门心思走着自己的路。在浙江卫视，她虽然主持的是文化类节目，但她把更多的精力、镜头和时间用在发现那些在民间、在基层的文化边缘人或者那些将近湮没的历史文化。在何守

先的笔下，当女儿的人生与黄土高原上的剪花娘子、太行山下的“没眼人”相遇时，最能显得明媚动人。

的确，亚妮是个主持人、记者，但给人印象更多的是个寻访的行者。在一幅走向西夏文化遗存经塔的照片中，她戴着遮阳帽，背着背包，一身野外训练服打扮，留给我们的一个坚定的背影；为了采访中国的“凡高”沙耆，她远走比利时的沙耆留学时的一切；去广西十万大山探访两个人的学校，她和同伴翻过两座山，步行九个小时……这何尝不是一位老报人骨子里血脉的延续流淌——在他们那个时代，精彩的报道是用脚“丈量”出来的。亚妮的好友、著名歌唱家胡松华也这样对她说：“你看，前面没路，走过去就有了。”而读完书我也懂了，亚妮为什么在书的开篇用了父亲这样一张照片：山间路边，何守先手拿着照相机拍照，一边还拎着登山杖，脸上是近乎孩童天真的笑——在路上，永远是父女俩最佳的状态。

这本书虽然是何守先创作，但亚妮还是用了占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，写了《亚妮的话》，记录了父母备受磨难、相濡以沫的一生。有的篇章后面还附有“亚妮说”，对其父亲的叙述作背景补充。《亚妮的话》，它是阴阳两隔的父女间的深情对话，更让我们了解了一位看似正统的老报人不凡曲折的一生。通过亚妮深情的描述，我们才知道，这位庆元山乡中的进步秀才如何因为宗族的迫害而走上革命之

路；而在20世纪60年代，因为成分的关系，当时宁波“第一支笔”的何守先与看望他的老父竟相见不能相认；他成就了复刊后《宁波日报》的辉煌，却也是拖着一副多年病弱之躯……

在亚妮的笔下，“父亲的爱，山一般厚重；父亲的情，水般温柔，只是深泪。”2013年夏，亚妮正跟踪拍摄11个流浪在太行山区的盲艺人，这些艺人被称作“没眼人”，他们中的前辈曾经在抗战中为八路传递情报，他们70多年来传承着山里的民歌小调。而此时，何守先因肝功能指标不正常正在家中观察，准备住院。亚妮去看望父亲，临走前，何守先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说里面有20万元存款，给女儿去拍电影。而亚妮知道这是父亲一辈子的稿费积攒下来的。怀揣着20万元，亚妮进山了。也许亚妮也知道，这20万元既是对她的资助，也是父亲对大山里的人最后的回报。令人扼腕的是，仅仅7天之后，何守先就离开了人世。

在送父亲走的清晨，亚妮接到了“没眼人”队长打来的电话：他们唱了一天一夜，为亚妮的父亲送行。虽然他们唱的是左权话，但天堂只通用一种语言。

深情最是舐犊时，正是这些深情感人的细节，构筑了全书深情缱绻的基调，也让我们深刻地懂得，在父母眼中，子女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会有他们爱的投射。也许，这正是这本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书被新星出版社评为“2016年度最佳发现”的原因。

一个人的行板

——读高鹏程散文《低声部》

蒋静波

一直以为，对于一位作家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，尤其是散文。与高鹏程相识一年有余，因文学之由虽时有交流，我对他的谦和、儒雅、才情以及对写作者的热情帮助，留有深刻印象，而对他的其他方面知之寥寥。细读此书，我对作者的经历、心路历程方略知一二。

全书分“海边”“回乡记”“世相速写”“火车与波浪”及“低声部”等五辑。前三辑记录了作者在远离故乡的工作地滨海小镇的风物、世相以及还乡时的见闻，“火车与波浪”是作者的一些写作心得，“低声部”记录了作者平时的一些心绪。此书是他从故乡到异乡辗转迁徙中如歌的行板，是他近20年来心血的结晶。在阅读中，能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漂泊者的孤独、融入异乡的种种

努力以及在文学中寻找寄托的历程。

本书诗文并茂，映照成趣。在《高度与光线》中，作者在对烽火台、渔火、灯塔的观察中，引用了几首自己创作的诗，这些诗本身就是对同一题材的叙述或补充，使散文的内容得以拓展。《博物馆》（一）（二）则是对同名系列诗歌所写的创作说明，“我理解的诗歌，是一种公开的隐私，是一个孤单的、封闭的人试图隐秘地敞开他的怀抱，去寻找高处和远处的呼应”。

回乡是贯穿全书的主题。出生在甘肃的高鹏程，大学毕业后来到远离家乡的海边小镇工作，时至今日，栖居异乡的时间超过了故乡，但他始终放不下对故土深深的牵挂。在《白杨树》中，故乡的白杨树在他眼中曾“泛善可陈”，但“我在外省谋生，在经历了很多事后，我忽然对自己

曾经鄙夷过的这个树种有了不同的认识”，以至于他“时常在梦中梦见这种常见的树种，而且往往呈现异象来……我梦见的，其实就是自己的镜像，我其实就是它们中的一株……”白杨树的寓意不言而喻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作者还试图用自己的文字“来呈现、解读有关故土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……”（《萧关古道：边境与怀乡》）故乡应有如此赤子而感到骄傲和感动。

当然，作者也在努力融入栖居地的生活，创作了大量关于当地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作品，如诗集《海边书》《风暴眼》《退潮》《县城》，并成全了一个诗人高鹏程。即便如此，在他的散文中，仍弥漫着漂泊的沧桑，“作

为一个借居在这个海滨小镇的异乡人，作为一盏漂荡在石浦港多年的渔火，也许，我还将继续在这里漂泊……”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是孤单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的伙伴就是自己那颗凄凉的灵魂。”（《海山小记》）文字是内心的烛照，这些文字，如一颗遥远的星星，孤独闪亮，让人不忍直视。

高鹏程的文字，干净利落，孤冷锐利，他说，“死并不可怕，但遗憾的是一个人心里秘密，它未曾与人相遇的部分，再也无法相遇和触碰了，无论爱与被爱，再也无从感知了，这才最大的悲哀。”（《我之将死定会把你感动》）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，还不如说是剖析自己。深夜里，读着读着，仿佛有一枚针刺中了我内心的柔软之处。

品鉴

破坏规则的游民文化

——《中国游民文化小史》读后

牧野

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，宗法势力和行政权威始终是控制人们生活的两种力量，过去大多数人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终身生活于某个固定之处，这是一种为绝大多数人所遵守的简单生活

模式，也是构成中国特色农耕经济的基础。

然而，尽管这种主流的价值观占绝对优势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底层仍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：他们脱离了大多数人固守且竭力维护的这种传统根基，脱离了行政户籍的管控和在宗法制之下所坚守的生活规则，为生存在浪迹于江湖。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挣扎于生死边缘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没有了宗法和行政力量的羁绊，他们的行动相对变得更为自由。为获得自身的利益，他们不仅有了蔑视传统规则的冲动和理由，甚至有了破坏规则、不惜危害社会的行动。这个群体有一个个性鲜明的名字：游民。

近读王学泰《中国游民文化小史》，对游民文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。在中国，很少有人对这个特殊阶层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，他们的事迹更多的以一种被模仿的形式保存下来，并成为很多人了解这个特殊群体的主要来源。

游民实际上是行走于一般的社

会秩序之外的，他们不认同或者说从不关心主流的意识形态，却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江湖规则，并生活在这样的特殊规则之中。按照中国最正统的观念，忠、孝被公认为维系社会和家庭的两块基石。但走出了故土的游民，不再需要通过血缘这种上下传承的人际关系来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，此时，维系他们之间最稳定的力量是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所谓义气。在游民看来，义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，这正是江湖生存的一种现实，一个“游”字，联系了太多本来与其无关的人情因缘。所以，在生存这一基本前提之下，江湖义气就成为游民文化对于义最简洁的表达和描述。

由于游民大多脱离了家族的根基，文化教养欠缺，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地位，因此也就没有了需要掩饰的理由。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，游民们拉帮结派，党同伐异，他们有时在处理某个特定事件时体现的某种正义性，也大多被他们因对一般规则的破坏而给社会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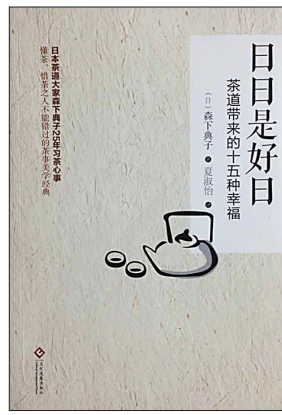
来的严重危害所淹没。在追求吃饱吃好的道路上，道德伦理基本被游民抛弃，他们崇尚“谁强谁有理”的逻辑。由此出发，游民就极易演变成危害普通百姓的社会流氓，至此，原先因生活贫困、四处流浪而引发的人们对他们的同情也彻底丧失。

在一定意义上，游民文化就是一种蔑视规则的破坏文化，对于这样一种畸形的现实存在，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来呈现着一种矛盾的心理。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游民及他们的声音、行为极少被正统的伦理正眼相待，他们也很难获得正当的评价。但与此同时，现实生活中，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这种极其典型的游民文化却不知不觉渗透于人们的思想。在众多民间文化载体如说唱、演义、故事、传说中，游民思想、游民意识、游民情绪成为重要的表达内容。

仔细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历史细节可以发现，以突出和推崇“义”为特点的游民文化在民间的渗透和扩散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荐书

《日日是好日》



本书是日本茶道大家森下典子习茶25年的生活记录。书名出自佛经《碧岩录》，意指透过修行改变了心境，即便遇上生命逆流，都能以平常心相待。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我们常常饱受各种困扰，作者说，有烦恼反而更想上茶道课。“坐在茶釜前，就专心在茶釜上。”将远驰的思绪拉回，专注于当下，在不知不觉中，“内在的声音”和“外界的鸣响”合二为一，在茶道中完成一次自我的观照。

书中写道，“沏茶时，重的东西要轻轻放下，轻的东西才重重放下。理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照着做，茶道就是这样。”人

作者	森下典子
译者	夏淑怡
出版	文化发展出版社
日期	2016年3月

在负累前行后，准备歇息了，若边上或身后有个人在，定会叮嘱：轻点，轻点，慢慢放下！这样才不至于让自身和重物皆受损伤。当我们习得这种经验，自然而然便会将重重的东西小心轻放。对于微小的东西，我们唯有慎重掂量，亦不可轻率。

周作人在他的一篇谈喝茶文章中讲道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再去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断悠断不可少。”确实如此，有时整理完琐碎的家务，对着整洁的茶几和明亮的窗户，会迫切地想坐下来沏一壶茶。在温暖的茶汤里品味人生，仿佛自己已被生活温柔以待。

日日是好日，既是一种期待，也是一种自我祝福。（推荐书友：月见）

《几多往事成追忆》



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“中国味儿”，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又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个被本家叔叔带入空门、却在并不纯净的环境中长大的小沙弥，天生一副好皮囊，拥有一副好嗓子 and 一双灵巧手。他和船家女之间两小无猜，在长期的接触中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这么一位出色的小僧人，到了受戒的年龄，由女孩陪同前往大寺院参加剃度仪轨，被许诺日后可做前途无量的沙弥尼。这位未来极有成为方丈的得志少年，把这件好事讲给他的伙伴时，女孩只问了一句话，就彻底让他“缴械投降”。

作者	汪曾祺
出版	东方出版中心
日期	2017年1月

她问的是，做他的老婆要不要。小和尚毫不犹豫地说“要”。作者对儿童间那种真挚纯洁的情感，是发自内心的加以赞美。

同样的，《大津记事》中，巧云和小锡匠之间也是青梅竹马。巧云貌美如花，小锡匠与银娃娃相仿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却被号长生生拆散。他们不认命，他们要在一起，最终被号长抓了现行，小锡匠直接被拿下。号长让小锡匠承诺以后不再去找巧云，甚至在最后降低要求，只要他说一句服软的话就可以，可小锡匠就是不出半字。气急败坏的号长指使手下送小锡匠上西天，汪先生安排了陈年尿碱救了小锡匠的命，作恶之人最终也得到相应制裁。爱人之间该什么样子？就是那种心有灵犀的柔情蜜意。

汪曾祺小说是对民族心灵和性灵地发现，作者以近乎虔诚的态度去书写民族的传统美德。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《爱到极致是放手》



看书名即知这是一部心灵学著作，而此类书要跳出鸡汤的窠臼，实非易事，能跃至美学境界的更是凤毛麟角。张德芬不同于那些闭门造车的码字匠，她曾攻读过MBA，视野广阔，见地深刻，又经多年的职场历练，再投诸于心灵学研究，曾凭《遇见未知的自己》一书红遍两岸。

无论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爱，还是男女的情恋之爱，抑或普通人之间的友爱，这些是常人必经之爱，张德芬认为，爱到极致最佳姿态就是放手。

亲情是永恒的，但父母的责任只为过渡，帮助子女能独立生活后，便当身退幕后，舍得让他们去受苦。要想做一个成熟的人，就一定要从父母处“断奶”。婚姻也并不是爱情的坟墓，男女关系和睦的诀窍在于改变自己的期待，再有就是要懂得留白留福，在心

作者	张德芬
出版	湖南文艺出版社
日期	2017年1月

里为爱你的人腾出一块空间来。这两种之外的友爱，如果出现了厌恶感或恨意，必然是因为产生了某种有悖自己心意的不协调。张德芬做了犀利的揭示：“最痛苦的事就是我们不断要求外在的人、事、物改变，因为这些总让我们不舒服，而且绝大多数是让我们控制不了的。”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体，没有人可以和你完全融合，爱到极致不放手，是为痛苦。

本书最后讲“离苦得乐”的心得：人对己都要诚实、负责任。当然，要从“知道”过渡到“做到”，是需要勤练功法的。张德芬建议开启“断舍离”模式。断，停止负面的思考；舍，顺从内心，割舍既有；离，松开“多就是好”的念头。不妨时时提醒自己，如果人生只剩10年时光了，那自然就会少计较，多开心。世界是一座大舞台，众生均为演员，演好人生这场戏，对自己应做减法，对别人应做加法，既自利，又利他。有意思的是，张德芬将瑜伽、呼吸、静坐等实操技法也列为功法之一，她以自身实例告诉读者，通过这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学会放手。（推荐书友：阿迅邦厘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